

社区教育“游学”：面向全民终身学习的新型教育模式

张墨墨

(江苏开放大学,江苏 南京 210000)

摘要:“游学”作为一种古老而又具有教育属性的产品,在服务公众学习教育的过程中,对现代教育改革具有较好的借鉴意义。步入“后疫情”时代,社区教育“游学”项目在挖掘学习元素、研发教学课程、整合教育资源、设计宣传统一形象识别、开发线上学习地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,成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新型教育模式之一。在“游学”推进与衍变过程中,凸显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、发挥了社区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,助推了多元主体参与、实现了机制改革创新等社会价值内涵。

关键词:社区教育;游学;全民终身学习

中图分类号:G77

文献标识码:A

文章编号:2097-0978(2023)01-0018-04

一、序言

当下,我国社区教育已由基础性建设阶段转为内涵式发展阶段,在社区教育的整体架构、功能布局、基础保障、服务能力逐步完善之际,社区教育“游学”项目作为满足社区居民品牌化、项目化、个性化学习教育的机制,已然成为完善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和构建学习型社会的重要路径之一。近年来,基于教育服务的不同场域或类型,我们研发了“游学”特色品牌,如工业“游学”、社区“游学”、异地“游学”、民俗“游学”、海外“游学”、红色“游学”等。然而,基于信息化快速发展和社区居民的终身学习需求的当下,特别是步入“后疫情”时代,除了常规的“游学”项目,“游学”的内涵和模式不断丰富,“游学”市场亟需开发线上虚拟“游学”等创新产品。因此,“游学”的属性不再是单一的社区教育项目,而是融政府目标、市场导向、公益宣

传、产业思维、教育服务、线上开发等为一体的综合性产品。在“游学”运作过程中,亦优化了当前社区教育的体制机制,改变了社区教育工作者和受众人群的思维定式,从一定意义上来说,“游学”及其周边产品的创新研发,进一步推动了区域经济社会的多元化发展。

二、“游学”的历史追溯及其内涵

据相关史料记载,“游学”自春秋战国时期,经秦代、魏晋南北朝、隋唐、两宋、在元、清时期达到鼎盛。“游学”的创始人是我国思想家、教育家、政治家孔子。“游学”一词最早来源于《史记·春申君列传》中,作为一种具有教育属性的产品,相传在春秋时期,为开阔视野,孔子曾率弟子周游列国,即我国早期的“游学”雏形。晚清著名学者商衍鎏也曾指出“游学之事甚古,春秋之时已盛,及至战国,诸侯并争,厚招游学,如苏秦、张仪之徒,

收稿日期:2022-09-10

基金项目:本文系2020年度江苏省社会教育规划重点课题“游学(研学)指导师职业能力评价研究”(JSS-B-2020011);2020年度江苏省社会教育规划攻关课题“‘十三五’江苏社区教育发展研究”(JSS-W-2020001);2020年度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项目“江苏社区教育组织与机构的互补性构建”(2020SJA0764)阶段性成果。

作者简介:张墨墨(1986—)女,硕士,江苏开放大学副研究员,研究方向:社区教育、艺术学。

见于史传者难于详数,然不过自齐适楚,自楚适秦之类,仍不出于仲夏也。”^[1]因此,我们不难看出,“游学”在春秋战国时期兴起。

在《辞源》中,“游学”主要包括周游讲学和外出求学两种基本模式。虽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,在现当代教育体系下,相比传统的学校教育,“游学”是社区教育的横向拓展之一,是一种全新的学习模式。“游学”是促进和拉动社区教育横向项目的子项之一,它指学习个体离开所处的学习环境,到另一所全新的学习环境进行游览和学习。较传统的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而言,“游学”是指游历(游览)为路径,以教育(学习)为主要目的(目标)的一种教育教学形态,其本质是传统文化的融合协同,而基本内涵和核心理念是依托地方自然和人文资源、美丽乡村、红色教育资源、工业产业资源、社区公共设施等,以公益化为主,以学习者为中心,以学习需求为导向,以游观式、体验式、自助式、交互式为模式,以多样化教育服务为支撑,以强化“教育”元素为核心,以多元化运作为机制,以调动学习者学习兴趣为手段,是基于旅游等资源的学习化与社会化的创新开发。

目前,我国社区教育“游学”项目正在科学运营中适度引入市场化机制,并不断创新与开发社区教育的产品供给,强化社区教育的内涵发展,以满足受众人群的学习需求,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。为了进一步厘清“游学”的概念与内涵,笔者对“游学”与“游历”“旅游”“游览”“课堂教学”“参观学习”等概念进行辨析。

(一)“游学”与“课堂教学”“游历”“旅游”“游览”

“游学”主要强化了以“游”为路径进行教育学习的意涵,强调学习者在具有差异化的教学设计与课程理念下进行有目的的“学”,并注重在“游”中获得知识和技能。“课堂教学”有课程设计,但教学空间与场域较局限与单一。“游历”不仅仅是被赋予“游”的内涵,还凸显了游览中的“过程”和“经历”。“旅游”和“游览”是以“游”为主要目的、寓学习于其中的一种文化形态。

(二)“游学”与“参观学习”

“游学”是以行进中的课程(教学设计)为核心内涵,以体验式学习为基本特征,把“游学”的实体内容转化为教育态的课程(教材),并通过行进中的教学,以达成一定学习目的的教育教学形态。“参观学习”包括了参观先进事迹、红色文化等,是

以参观对象的本身内涵为范本,而非强化课程设计和教学理念。

中国近代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,“生活即教育、社会即学校、教学做合一”,其内涵以“社会”为社区教育各类活动的场域,强化了社区教育的“知行合一”。而丹麦教育学家柯隆威提出了“失之于外,须自求补偿于内”的教育理念,其观点深刻阐明了社区教育及其项目拓展的内化功能,即“教育是促进人的内在素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”。^[2]作为面向全民终身学习的新型教育模式,“游学”强化了终身教育体系中学习共同体的意义和价值,充分体现了“以人为本”的目标导向,并在项目推进过程中注重培养人文精神,顺应了当前国际化教育的理念。

三、“游学”项目的实践意义与教育价值

古往今来,“游学”是各国、各族推动传统文化与文明发展的学习教育方式之一,而社区教育中所涉及的“游学”作为普适化的教学模式之一,其“游观”与“学习”相结合,以深入基层、教育实践、寓教于乐为基本特征,凸显过程性与体验式并举的学习模式,促进与延展了传统“游学”的文化传播与创新,有助于学习者个体的全面发展,对社区教育的推进、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和学习型社会的构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。

(一)传承中国传统文化,传播交流文化教育

“游学”形而上层面是属于文化的传播交流与传承创新,以达到多元文化的交融与促进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,对“游学”的实施与推进,是传承创新中国传统文化、传播交流文化教育的重要举措与路径之一。如游学项目“邵伯走运之旅”,以运河文化为载体,围绕运河遗产、古镇风情、水乡风光等学习元素,凸显绿色生态、原生生活,为学习者定制了集“走运”“文化”“美食”于一体的“游学”项目。

此外,在“游学”教育实践的过程中,学习者将游览考察、学习体验、交互分享相结合,亦可联动当地高等学校、研究机构等进行研讨与交流,在吸纳区域文化教育的同时,将异地的传统文化传播到游学活动现场,实现文化融合与传承创新。

(二)促进产业转型,推动经济社会发展

在信息爆炸、产业转型升级的社会背景下,“游学”对经济建设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。“游学”的开展,将促进社会精神的同化和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,对于文化的转型和变迁亦有着有力的促进作用。同样,教育的普及和公民素质的提高,有

助于人民管理政治,对于推进社会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、促进政治变革也将起着积极的影响。^[3]“游学”项目的开发建设,集旅游、教育、文化、艺术、体育等多元要素融合发展,是面向全民终身学习的综合性与全纳性的新型教育模式,相关农业产业“游学”、乡村振兴“游学”、工业园区“游学”等,衍生出第二、第三产业,促进了产业转型化升级。红色主题“游学”、民俗专题“游学”、文化专题“游学”等,引领了公众健康时尚的学习生活方式,进一步增强了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。如“沿湖村游学”,以渔民上岸为依托,通过植入教育元素,昔日落后的小渔村逐步发展成以“渔文化”为主的学习教育与休闲旅游度假村,成为乡村振兴和教育扶贫的典型范例。

“游学”作为社区教育的产物之一,随着项目的建设,其教育意义已远超传统教育模式所给予的功能性。从提升社区教育供给质量出发,“游学”增强了供给结构对学习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,更好地满足了公众的学习需要,深化了新常态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,从一定意义上来说,也发挥了社区教育在服务乡村振兴和社会治理的积极作用,促进了区域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
(三) 创新学习模式 多元化推动社区教育发展

作为一种新型的、重要的教育模式,“游学”开创了社会化教育的新模式,是较为单一的传统学校教育和课堂教学形态的新突破。基于学习模式的创新,学习者从单一性到多元化学习,学习形态从被动“灌输式”到“精准滴灌”与“交互式”,学习场所从传统课堂学习到教学场所多样化,学习群体与从指派式、随机式到可选择性,学习内容从唯一性到订单式,至此,在“游学”过程中,“游学”指导师从“有教无类”到“因材施教”,学习者从“因循守旧”到“寓教于乐”。

随着公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,社区教育产品的供给形式日益优化,模式日益多样,而“游学”具有社会教育的基本特征,亦是社区教育横向机制的构成方式之一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,“游学”与“名师工作室”“学习体验基地”“学习苑”“养教联动基地”“优质项目化基地”等众多社区教育品牌项目,共同助推了我国社区教育的多元化、科学化与可持续发展。

(四) 助推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教育,实现机制探索与创新

在2016年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出台的《关于

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》中明确指出,推动社区教育服务社会化,推进社区教育领域政府购买服务的试点工作,探索通过政府购买、项目外包、委托管理等形式,吸引行业性、专业性社会组织、社区社会组织和民办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参与社区教育。^[4]在新形势下,积极引导政府部门、教育主管机构、学校、企事业单位和社会组织等,探索多元、开放、共享、创新、可持续发展的资源共享模式,不断扩大社区学习资源供给。如,基于企业发展的内生动力,联动园区企业,创新开发以品牌文化、产品认同、企业科普、科技投入、公益宣传等主线的企业“游学”,使学习者在学习企业文化和体验产品效能的过程中满足学习需求,助推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教育。

目前,国内社区教育具有以政府推动为主导、公益投入为支撑、社会公众普遍参与等基本特点。在社区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当下,构建“游学”项目发展策略,健全多渠道助推机制,适时地引入市场机制,打造个性化、多元化、市场化、优质化的“游学”项目,提升服务产品的品质,并科学制定评价反馈体系,从为全民终身学习提供优质支持服务的视域出发,创新社区教育模式,大力营造学习教育氛围,推进学习型社会建设。

四、社区教育“游学”项目的实施路径与推广探索

“游学”本质是文化教育的融合发展,从社区教育全纳性、普惠性和全年龄化等特定的角度进行差异化的教学设计,融入“学习教育元素”,让学习者在“游览”与“游历”中习得知识与技能。“游学”的实施路径与推广探索,大致总结为以下几点:

(一) 研发与实施“游学”项目学习教育元素

“学习教育元素”是“游学”项目的关键,“游学”指导师应注重提升职业能力,挖掘、提炼、设计路线图中的“学习教育元素”,强化知识点的逻辑性和体系化。比如,在“游学”项目的路线设计中植入学习教育元素,通过现场教学中语言表述、学习卡片进行呈现,或手机“扫一扫”信息化手段等多种模式,增强知识点的“可读性”。而具有操作实践特征的知识点,亦可通过场景还原、学习体验、实际演练等方式实现学习教育的“操作性”。反之,“游学”若只注重“游”,没有赋予学习教育与实践体验等相关“学”的内涵,就会片面化地演变成旅游、游览、游玩等。

(二) 强化“游学”课程设计与开发

对于“游学”项目而言,课程开发设计和教学环节创新是核心。在路线研发中,科学设计个性化、模块化、订制化、主题化的教学方案,以问题导向设置“游”的教学内容,引领“学”的核心要素。例如,“游学”指导师可开发设计多条路线供学习者选单,实现学习、游历、参观、体验、操作、交互、感悟等教育环节,建立打卡学习、通关式学习等机制,拓展“游学”课程内涵,培养学习者的学习兴趣与实践能力,鼓励学习者将学习成果存入学分银行进行转换,提升项目运维水平和教育效能。

(三) 整合“游学”基地周边的学习教育资源

“游学”项目融入社区教育是构建服务全民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举措之一,而挖掘、提炼与整合教育资源是基础。依托现有的自然资源、人文资源、红色教育资源、工业产业资源、农业生态资源、校区园区资源、社区教育基地等,广泛吸纳博物馆、纪念馆、展览馆等社会公共设施与基地,打造个性化、品牌化、优质化的“游学”产品,针对“游学”线路的研发情况和服务人群的学习情况,统筹各类特色资源开展“游学”教学活动,逐步形成面向全民的新型教育模式。除了整合区域内资源,多元化的开发“游学”周边社区教育服务产品,多维度地探索社区教育引入市场化机制,使“游学”项目呈现可持续化的发展态势。

(四) 设计区域“游学”项目,进行宣传推广

检验游学项目实施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准是市民学习者的参与度。让市民获取游学项目的相关资讯信息及参与方式,是项目得以可持续发展的重点。^[5] 公众对项目的认知度和参与率,很大程度上依托项目的宣传推广。如,由当地开放大学(社区大学)组织“游学”项目“一社一特”专题,设计符合当地文化特色的“游学”的形象识别系统,学校

与相关教育行政部门采取多元化方式进行宣传推广,包括设计编印纸质“游学”手册、文化宣传专栏、专题手机 APP 或小程序等多渠道发布“游学”项目的教育动态与宣传资讯。此外,形象识别系统在“游学”现场中加以标注,营造浓厚的宣传氛围,提升参加社区教育的“仪式感”。

(五) 开发指尖上的“游学”等线上学习地图

步入“后疫情”时代,“游学”正在发展成为以数字化为支撑的学习教育模式,并不断演变成具有普适性、全纳性、多元化、个性化、项目化等特点的终身教育载体。依托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,策划设计与创新开发指尖上的“游学”、云上“游学”、地图“游学”等线上社区教育项目,以新建、共享、整合等方式实现优质“游学”资源上线与配置优化,在模块中嵌入构筑数字化公共产品或文化产品,增设学习体验板,成为社区教育的“新风尚”。用好线上语音讲解、直播课程,学习者可动态地与“游学”指导师或其他学习者交流学习体会与问题研讨,多元化延长数字化服务链,不断创新社区教育“游学”项目的教育服务支持模式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商衍鏊.清代科举考试述录[M].北京: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1958:36.
- [2] 魏晨明,耿建民,程辉.当代社区教育管理新视野[M].北京: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,2017:12.
- [3] 吴进.从广播电视大学到开放大学:面向社会教育的转型发展[M].北京:国家开放大学出版社,2013:178.
- [4] 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进一步推进社区教育发展的意见[EB/OL].2016-06-28.http://www.moe.gov.cn/srcsite/A07/zcs_cxsh/201607/t20160725_272872.html.
- [5] 刁元园.市民游学:社区教育体验式学习新载体——基于成都市民游学项目的实践探索与思考[J].终身教育研究,2018(01):36.

